

重生

程思良

傍晚,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后,老王匆匆将门虚掩上,奔向对面的药店。当老王拿着胃药急急地推开理发室的玻璃门时,发现室内站着个蓬头垢面的年轻人。老王怔了一下,晃了晃手中的药瓶,抱歉地说:“小兄弟,真是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老胃病又犯了,刚才买药去了。来,坐下,先来个洗头。”

年轻人犹豫了一下,坐到了洗头盆边。“小兄弟啊,这头发嘛,也是男人的名片哩,你这头发早该理理的。”

年轻人一声不吭,坐上转椅。老王打量着他的头发,问道:“小兄弟,你喜欢什么发式?”他说“随便吧。”

“听小兄弟的口音,是江北人?”“是的。”“真巧,我也是江北人,来江城二十多年了,想不到今天会遇上你这个老乡。你是来江城打工的吧?”“嗯。”

“江城人有些欺生,尤其是看不起咱江北人,小兄弟,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理完发后,年轻人慌忙地掏着口袋,脸越涨越红。老王一把按住他的手,说:“小兄弟,咱们是老乡,这次免了。”

“那怎么好意思呢。”

“你要是认我这个老乡,就给我个面子!”老王说。

“谢谢您!老伯。”年轻人看了看镜子中焕然一新的自己,然后昂首走出门,来到街道拐角处那个偏僻的垃圾箱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丢了进去。

老王眼睛湿润了。二十多年前,老王还是小王的时候,独自闯江城,饿了一天,一时糊涂,铸下了大错。

昙花

谢林涛

已是午夜。她终于下班了。匆匆经过公司大门时,那位当值的25岁的保安队长大哥面向她,啪地一声,立正,敬礼。她扑哧一声,捂嘴回眸微笑。

“路上小心!”

“好嘞!”

她的微笑有多甜?保安队长大哥久久地盯着她窈窕的背影,咂咂嘴巴,兴奋地连打几个响指。

大月亮如白昼。她脚步轻快,心中哼着歌儿。拐进城中村的小巷,光线一下子暗下来。坏了的那盏路灯,几天了还没人来修。一个松脱了盖的污水井,做了兼职的杀手。

午夜,静悄悄。两百米外,她的房东养在院子里的那株昙花静悄悄地开了。美丽、洁白得令人心疼的昙花,苦苦等待她三个小时后,到底还是谢了。

第二天,亲人在她的手机上看到一段微信对话:

亲爱的,做我的宝贝好吗?

想得美!……不过呢,如果今晚我看到了昙花盛开,心情好了,或许会答应你……

参与处理她的后事,那位25岁的保安队长大哥眼睛红红的。他的手机里,相同的活成了永恒:

亲爱的,做我的宝贝好吗?

想得美!……不过呢,如果今晚我看到了昙花盛开,心情好了,或许会答应你……

喜悦两章(散文诗)

郝茂军

仰望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升空

我曾在壁画上看到飞天的图像,生命便有了波澜,灵魂中那些瑰丽的花朵也在一一绽放。

神舟十四,腾空而起,直至云霄。每一秒都是精彩,都是十四亿人目光凝聚的方向。情不自禁地欢跃鼓掌,内心滚烫的文字,溢出眼角。三名宇航员,三颗跳动着的中国心,一定和我们的心律一致,飞天,飞向祖国自主建造的空间站。

在夜晚仰望星空,那颗“中国星”明亮着我的神往。这不再是传说和神话,而是每一个航天人用智慧为祖国

创造出的“中国空间站”,同时也是看向人类的充满深意的眼睛。“打铁还需自身硬”——祖国强大了,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梦”,才能站在世界之林,用中国人的智慧造福世界。

飞天,已是通往祖国强盛的一条光辉大道,与日月星辰同在,成为仰望的高度和里程碑。

胸怀

——我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下水

大海的波涛用蔚蓝托举着日月星辰的梦想。我国第三艘航母——福建舰下水启航了,大海在我的目光里热情而欢庆。

建桥人手记(二首)

陆新民

水上作业

广袤的江面上,浪花推搡着一波一波,带着原始的力,船民、桥工和江鲫的踪影,偶尔泛蓝的光,填补着巨大的深渊。

我在意捕捞,呼吸水的气息,对我来说,赞美和讴歌都不重要,操控长长的钢缆,连接彼岸,乍看如横锁大江。

江水在流逝,江面像一个巨大的拉链,隐含一个古老的寓言,

以雪白的浪花书写。

穿行于浪花,我也成了其中一朵,我们一次次将思想探出体外。风景已非单纯,浪花当仁不让,用叫喊予以确认。

——较之我,它显得更有耐心。

桥缆点灯

江的两岸,有一些灯火,在互相招呼着,多年来大体如此。江心上行的铁驳船队喘着气,

一副残缺的军棋

剑言·白

折腾一夜的雪,弹尽粮绝。太阳像侦察兵,拨开云层,探出头来打量着大地。

山凹,老屋。孑然一身的老林头,披着褪色发硬的军大衣,颤颤巍巍地扶着墙边来到门口,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军棋,又在小桌子上摆起了战场。加厚的棋盘,依稀可见重新画上的歪歪扭扭的铁路线、行营和兵站。红黑双方的阵容,除了少量是原班人马的“正规军”,更多的或是竹片,或是纸质制作的“杂牌军”。

战斗打响了!老规矩,右手红,左

手黑。老林头那浑浊的眼里泛出一丝精光。他右手翻开的红方排长首当其冲,一路向前。一会儿,左手翻出黑方的一颗地雷。“轰”地一声,老林头的脑海里,响起了当年那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排长倒在血泊之中。泪流满面的他放下棋子,大呼一声:排长!

他哽咽了。良久。他看着背面上刻着“12·5”的红方工兵,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接着他从棋盘外找到牺牲的连长,激动地说:连长,你一定还记得吧,在坑道里,12月5日那天晚上,我在那面弹洞累累的旗帜前

宣誓……

红方工兵行军没多久,遭遇了炸弹。老林头把那颗黑色的炸弹狠狠地丢到雪地里,咧着没门牙的嘴嗡嗡地说:就是这该死的炸弹,刺穿我的下体,让我一生未娶……

太阳挂在天空。记忆里的厮杀,定格在棋盘上。

老林头永远不知道的是,这副穿越战火的军棋,当年买它的是一个砸开零钱罐的小女生。后来,军棋和“赠给最可爱的人”的茶缸一起上了闷罐车,“哐当、哐当”地跨过了鸭绿江。



悠闲的湖滨

盛近摄

嫁女儿

红月亮

的泪花,满满的不舍。

帅气的新郎身着绿军装,俊朗飒爽,见状急忙下车,微笑着说:“妈,您放心,我会呵护她、宠爱她,让她永远幸福。”李婶点头,不住擦眼泪,一旁的亲朋好友也深受感动,泪眼婆娑。

婚车缓缓开动,女儿出嫁离去,噼里啪啦一场热闹,唯留空荡荡的屋

子,不善言辞的李婶,倍感落寞,她从不轻易表达情感,此刻心中千头万绪,最终失声痛哭。

李婶给儿子上了一炷香,念叨着:儿啊,五年前我热热闹闹娶回儿媳雪莲,五年后我风光光当女儿嫁出去。部队给的抚恤金,我全部当嫁妆让雪莲带走了。她还年轻,路还长着……

“妈,卡您留着。婚礼办完,我就来接您。您一个人生活,我实在放不下。”门口,返回的雪莲,跪脏了婚纱,哭花了妆容。

生命的呼唤

洪超

能靠他的意志了。”大家听了都很痛心,老搭档广医生更是后悔不已,他说当时要是拦着宇院长一点,让他不那么劳累,宇院长也许就不会摔倒。广医生死命地揪着自己的头发,痛苦地拍着头,无论大家怎么劝他,他都不能原谅自己。

突然,宇院长的手机响了。“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将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这歌声里,宇院长竟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他一醒来就说:“我是长城,不能倒下。”见宇院长醒来,广医生忙扑过来,紧紧地抓住宇院长的手说:“老宇啊!你放心,我们是不倒的长城。”大家都坚毅地点点头,宇院长似乎看到了绵延不绝的坚固长城,他看着广医生,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

看着宇院长,广医生欲言又止,他忙转头看着窗外纷飞的大雪,抹一把脸,全是热泪。只有他知道,宇院长已得了绝症,还让他不要说。

江苏省职工诗歌大赛作品选登

指导单位:江苏省作家协会《扬子江诗刊》
主办单位:江苏工人报社

酿酒记(外一首)

陈光美

早已习惯晚睡,习惯早起
习惯三班倒的时间与空间的紧密衔接
出窖,拌料,装甑……
翻身坐起的糟醅
在这群匠人的手中变得多情而神秘

一个个甑甑成为一个个倒扣的小宇宙
冷峻的外表下澎湃着内心的激情
让一种液体有了硬度
70度的原浆酒流速由缓变疾
分离糟粕,去除杂质
留下一尘不染的初心

每一滴原浆的体内都在燃烧
蓝色的火焰点亮夜色
也点亮朝阳般明亮的生活
身穿蓝色工装的酿酒师傅在车间里
汇聚成大海的蓝,天空的蓝
正向着未来做着可持续的延伸

开窖

天空高远大地辽阔
怀揣理想的秋风同双沟的酿酒者
即便坐在一起,也不谈往事
只在数百年窖龄的明清老窖里
抬头望青天,促膝谈未来

每一滴原浆,都是高粱生化后
留存在窖池里的液态舍利
注满酿酒者丰盛的心房
淳朴的酒醅藏着岁月的印记
孕育出的浓香随着黎明一路向远

一个窖池就是一本线装书
古朴的封面
被岁月翻动出金质的光芒
这里的酒有着水与火的双重性格
从平静到热烈,只有一步之遥
一些新生的酒花,相拥而出
一个酿酒师的呼吸中
从一滴原浆的呼吸中
感受到生活的气息和力量

塔吊工(外一首)

丁小龙

大臂,是高空中的钟摆
沿着他青春的逐梦

他爱上这机器的声音
每一声,都有它独到的理解

吊起重物,他感觉到了
自己沉甸的筋骨
正挑起每日的生活
这让他坐在驾驶室坐得安稳

吊钩,使他时刻拥有
垂钓者的美妙幻觉

看,幸福正不多不少
犹如日出日落间
他划下诸多整齐的圆

别墅,厂房,住宅楼
体育场,博物馆,文化中心……
都是他用魔法
一一钩吊出来的可爱积木

挖机工

坐在横行的“螃蟹”上边
不走寻常路,使他变得骄傲

多动的世界

余途

动车在飞速移动,从一个站移动到另一个站,变动的是窗外的风景。老愚被晃动的男孩踩了一脚。没等他反应过来,脚又被踩了,等他反应过来时,男孩的脚又踩上来。男孩接着踩到一个女人,女人大声抱怨丝袜被踩破一个洞。

男孩的妈妈告诉女人,她的儿子有多动症,会一秒钟不能停地动。一直以他为他是淘气,三岁时才发现他智力发育也慢……整个车厢很安静,妈妈讲话的声音很大,前后左右的人都在听她诉说。看不见男孩的人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动作,招致他妈妈的大声吼叫:“你再乱动就把你扔到车外去!”

动车车窗都封闭着,老式绿皮火车窗子还真能打开。老愚心脏承受着外界的刺激,身子发紧。他不敢回头看那男孩和他的妈妈。

有消息说邻国新冠病毒变异,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急剧增长,治疗用的氧气奇缺。老愚深深吸了一口气,世界会因为疫情产生什么样的动荡?

动车到站,老愚眼前走着那母子俩,孩子不住地抖动,手腕上系着一条结实的绳子,另一头拴在妈妈身上。

对于多动的孩子,世界才是动荡的,而他却静止不动。

扶

黄伟

终究没有抵挡住良心的召唤,虽然一遍一遍告诫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还是决定扶他起来到安全的地方。

喂,还好吗?他一脸沮丧和无助,腿可能断了……动不了。

谁撞的你?记不起来了,只记得那人跟你一样戴副眼镜,下车看了看就跳上车跑了。

说话间他认真打量我几眼。

竟不敢看他,一连串熟悉的场景在眼前闪过。心脏本来就有病,太多不好的设想又在不断重复叠加。心脏抗议似地猛跳几下,喉咙被什么堵住,要窒息的感觉。原本蹲在那里,此刻却身不由己瘫软在地。

能看出来他有些疑惑又有些着急,你……你怎么了?还好吗?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没……没什么事,我……我只是想帮你你。

放松一下,别紧张。说着他紧握住我的手,竟然艰难地爬起来,伸手扶起我的头。他的做法让我有些恼怒,想推开他,手却绵软,我想告诉他,我是真的想帮你,真的……但底气不足,没有说出口。

救护车来了,他扶着我招呼着来说先救我。然后就有人把我和他一起塞到了车里。我对医生说,受伤的是他,我只是想帮他一把。医生好像听不见我说话,兀自忙活着。我有些激动,我……我确实是想帮他的。

……

他出院比我还早。出院那天特意来病房看我,我俩互道祝福。临走的时候,他说,慢慢会好起来的。

嗯……嗯,会好的。我苦笑着点点头。



责任编辑 柳再义
投稿邮箱 jsrgh_liu@163.com

他工作在泥泞之地
厚软的淤泥
在他眼里是蛋糕
将它们一点点挖出
又均匀地刨出道道格子

一工作,就是十几个小时
腰酸背痛,颈椎酸楚
甚至几次差点从高坡上滑落

夏天闷热,冬日挖机又进风
却始终露出笑脸
底层的生活,让他学会
以谦卑的姿态面对一切

就像小时候,在沙滩上
捉过的一只只小螃蟹
心里藏着海